



按摩(散文)

□童中平

我盘腿坐在沙发上,等待约好来按摩的客人上门,想起了瞌睡,然后突然头一点,惊醒。在那一点头间,有个感觉一闪:我在路上好好地走着,背后被谁推了一把。我一个趔趄,歪歪斜斜向前冲,冲出了正走着的路。一走就走了几十年。又好像只是那一个歪斜的趔趄,站稳,回头,就能回到本来的路上。而我站稳了,回头了,却不见“本来”,只有现在。

30多年前,我学了3年按摩,被父亲工作单位的职工医院接收,成了一名按摩医生。

上班报到,是父亲送我去的。见过领导就去安置按摩室,父亲搬来了桌子、诊床和几张凳子,仔细摆放好,又带我走了一趟厕所,站到一边,叫我自己再走一趟。我说可以了,我知道了。父亲坚持:“自己再走一下。”我便在父亲的眼光里往厕所摸了一个来回。

“工作,可以吧?”父亲的话里有放心,有不放心。放心的是事实,我上班的手续全部办好;不放心的也是事实,他的儿子眼睛全看不见,自己单独一个岗位,也算是小小的独当一面了,能行吗?

我的心里是兴奋后的平静,工作岗位定下来已经好几天了。我肯定地回答:“可以。”父亲说:“好,那我走了。”走出两步,又回头叮嘱:“来按摩的什么人都会,你对人家态度要好,要一样的态度。”我说:“好,我记住了。”

我围着按摩床,左、右、横头,我从这边转到那边,那边转到这边,时间在我脚步的转动中,在手一圈圈的旋揉中、一下下的弹拨中、一个点一个点的按压中过去,按摩完一个又开始一个。

上岗之前,我隐隐担心没有人找我按。很快,我的担心尽去,按摩的人可以用络绎不绝来形容。一些痛症病人,本来是来医院开膏药、活络丸,看到“按摩室”的牌子,便好奇地走进来,按一下看怎么样,好就接着按。

哪能不好呢?像对症下药一样,按、揉、推、滚、轻、重……我给他们一一对症施法。于是,他们按了第一次后,第二天、第三天接着来。按摩室里常满满当当。我给

医院赚的按摩费比我拿的那点固定工资多多了。我心里三分高兴,七分觉得吃亏了。

父亲说:“多做就多做一点,问心无愧比占便宜好。”母亲也说:“不是很累吧?有人来按是好事,说明你按了有效果。你眼睛看不见,最好不让人家说是照顾了你。”

但是面对细节可没这么简单,就算我把心态调整到爸妈引导的轨道上,像写稿子,处理细节常常还是让我绞尽脑汁。有的人自己说不痛了,我说可以不用按了,他说多巩固一下,照样一有时间就来;有的人自己挂个号,叫家里人按,真正需要按摩的伤痛病人却排不上。人不多时也算了,可人这么多,我不由得皱起眉。

有一回,一个职工挂了号让家属接受按摩,把另一个需要按摩的职工挤掉了。这事反映到院长那里,我挨了一顿批评,只好拿出眼盲说事,一口咬定“我没听出来,我不知道处方上的名字和按摩的不是一个人”。

当年职工们享受公费医疗让我烦恼,也对我有一个特大的好处——抄写稿子没这么难了。我实实在在地用双手给客人按摩,请他们帮我誊抄稿子便不会那么难为情。

那些年如果不是公费医疗,稿子我可能写不下去,因为没那么多人给我誊抄,梦想写作的种子可能会霉烂掉。一篇稿子要抄好几遍,第一遍是底稿,盲文译成汉文,我念他写。还要投寄出去,一个地方没采用就再抄再投。正因如此,后来医疗改革后我没法让职工“免费”享受按摩,便也不好让他们帮我抄稿,只好停了好长一段时间没写作。直到后来有了电脑读屏软件,我自己可以打字编辑,才又用文字记录起生活。

我的生活圈子有点小。一般的人一眼千米,以己为中心,千米方圆内的缤纷色彩、社会万象尽收眼底,又由眼入心,皆为生活。我的圈子只有一只胳膊伸开的方圆,且没有色彩没有灵动。每天早上8点上班,下午5点下班,中间就是按摩,生活单调光滑得像猪后腿上的骨头,丢给狗,狗都懒得啃,骨头上的一丝肉还不够塞牙缝。靠我的生活作素材,稿子就太单薄了。



地邻(小说)

□小 雨

李黑脸和高小枝是地邻,是地边没挨着的地邻,中间隔着“十字”土路,一个路东,一个路西。按说,他们本该相安无事,但就因为这条路,成了插在黑脸和小枝心口上的一把尖刀。

“60后”的黑脸祖上几代农人,骨子里把土地当成亲人。到了他这一代,包产到户后,才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。黑脸种地那个热情啊,就像夏风掀起的麦浪,一浪高过一浪。

隔着土路的小枝是“80后”。小枝心气高又勤快,不仅把家里的地打理得齐齐整整,还是村里腰鼓队的主力,经常“走穴”赚取外快,补贴家用。

这一天,小枝骑着电摩外出回来路过自家花生地,发现从北到南硬生生地被车轱辘碾了一溜。她把腰鼓和鼓槌一扔,踩着高跟鞋从北头走到南头,又用脚步丈量了土路的宽度,然后冲着黑脸的地狠狠啐了一口:这黑脸叔还要不要脸,每年耕地用犁铧切地边,今年切一年明年切一乍,几年下来愣是多出一楼地,大车小车过不去就只能轧庄稼。黑脸这个“吃地精”每年地边种双棵玉米。小枝爱吃花生就种花生,过路车自然要轧烂庄稼。

第二年夏播时,小枝在地边密密麻麻种了几垄高粱,她瞅一眼黑脸地里的玉米哼了一声:“这叫魔高一尺,道高一丈。”

这条南北土路连接着村里的大街,是交通要道。夏播秋种的农用机械,走亲访友的大小车辆被这两道绿墙夹着,人们不免怨声载道。年轻司机看不过眼,猛踩油门横冲直撞,把两边的庄稼轧得东倒西歪。

黑脸一见心疼啊,心急火燎地去地里扶玉米,一棵又一棵,怎奈受伤的玉米秸软塌塌,有点死狗不上墙的架

势。黑脸一跺脚,回去用三马子拉来一车石头,吭哧吭哧搬上挪下,顺着地边一米放一块,两米放一块,从南放到北。黑脸颤抖着被石头割破的手指头心想:“我让你轧,让你轧,看看你的车轱辘硬还是俺的石头硬。”

小枝怎肯示弱,一气之下拿着铁锹去挖坑,顺着地边一米一个,两米一个,从南挖到北。心想:“让你轧,让你轧,看你的车轱辘敢不敢趟我的坑陷子。”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,虽然敌我双方不怎么照面,但是火力十足。

黑脸的黑脸拉得更长了,心想这小妮子要跟我势不两立,但你这把小菜还嫩着呢。他又从槐河南岸拉回来一车吃针小树,顺着地边一米栽一棵,两米栽一棵,从南栽到北,车近扎胎,人近扎衣。这不,黑脸自己先受了伤,衣破衫烂,胳膊大腿被划得一道一道血迹。

这堵吃针墙扎得小枝心口疼啊,她把高跟鞋踩得咯嘣咯嘣响,牙也咬得咯嘣咯嘣响:找李黑脸吵一架吧,人家侵略的是路,又不是她小枝家的地。不跟她一般见识吧,眼看着路越来越窄,严重影响了自家地里的收益。怎么办?兵来将挡水来土掩,待来春在地边种一溜皂角树,密丝合缝。有道是针尖对麦芒,我高小枝就让这钢针对吃针!

就在这剑拔弩张的火候,出事了。暑假里,李根带着儿子从省城开车回家探亲,一路上兴致勃勃地给儿子讲李氏祖上几辈农人的故事,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,讲对这片土地的深情。正是仲秋,田野一派丰收景象。李根说:“儿子啊,马上到村口了,爸带你走走乡间路,让你认识咱家的地,你爸的上学路可都是这几亩地的粮食铺出来的啊。”10岁的儿子拍手叫好:“爸,这可是我假期的一堂田野调查课呢!”李根笑着摸摸儿子的头,调转头头拐

好在有按摩。来按摩的人,不经意间闲聊的生活琐碎或见闻趣事,对我写稿来说简直就是闪光的宝贝。有的当时写稿就用上了,有的塞进记忆的库房里,需要时就进库房翻找。

按摩的人差不多都来自周围10里之内,慢慢地都成了熟人。好多人从我上班按到退休。我对他们的熟悉是全方位的,对他们的了解是交叉的、渗透的。他们也许知道,他们的按摩费是我衣食的来源;他们没意识到的是,我从他们那里收获更丰富的是他们铺展在我面前的生活。有时我竟有写稿是主业、按摩是副业的感觉。

退休时,我想,离开了按摩室这个奇幻的窗口,我在这里积累的素材不知能用多久?

在按摩室最后的那个下午,我站在屋子中间,眼睛像看得见一样,一遍一遍地环视四周。诊床还是诊床,但已不是当年报到那天父亲搬来的诊床。那张诊床在我手下按了十几年,摇摇晃晃地显出老态,早换掉了。第二张诊床承受了我双手十年按摩的力道,吱吱呀呀痛苦呻吟,也早离开了。现在的这张按摩床是最结实的一张,又正在“壮年”,还丝毫没显老态,再按几年它还完全能够受得了。只有桌子还是父亲搬来的那张,像当年刚来时一样。我用手缓缓地围着桌子四周摸了一遍,3个抽屉在我手里抽抽关关30多年。我在桌上写的盲文,擦起来应当有桌子高,抄过的稿子有几十本稿纸。我的办公桌其实叫“办私桌”更准确,这个“办私桌”曾因按摩客人排队纠纷被狠狠地挨过两拳,好在它是实木桌,没有受到多少磨损。

一天,我正半梦半醒地想着,敲门声和说话声同时响起。我开门,听到熟悉的声音:“你歇得舒服呀!我们两个人,一人按一个小时,吃得消吗?”我有些兴奋地说:“行!”走向按摩床,我自然而然地打开了报时的手机。

两小时按摩,够我和妻子3天伙食费了。我不仅喜欢文字,也喜欢数字。手一圈圈地揉、一下下地按,脑子里不自觉地也转起来:33年,除节假日,平均一天大概按5小时。这么多钟点的时间,这么多旺盛的气力,或者说还有技术,我一一交出换取了生活的成本。上天遮蔽了我的光明,却留给了我用时间和气力摸索着挣钱吃的能力。

两个人付了钱,还不忘夸赞:“你是不是够够啦,感觉你的力道更稳、更柔和,是不是人不多你更用心啊!我们常来啊,免得你的力气和技术浪费了。”我欣然地说:“行啊!你们少打麻将,多来按摩,按摩能美容,你们会更漂亮的。”她们咯咯咯、哈哈地笑。

(作者系江西省萍乡市退休按摩医生)

进玉米地,一边呼吸着乡间清甜的空气,一边尽情欣赏着久违的漫漫青纱帐……突然“当”的一声响,李根激灵一下迅速刹车。定睛一看,眼前是一个十字路口,宝马正好撞上了一辆自北向南行驶的电动三轮。骑车的是一位大娘,人仰车翻。李根顿时傻了,赶紧下车将老人搀扶到路边坐下。万幸的是老人并无大碍,只是嘴里不停地念叨:“这个死丫头,儿子过生日,非让俺去凑热闹,这下可好,新买的三轮车废了。”李根忙安慰老人,再回头看看自己的车头,也被顶进去一个大坑。

大娘竟是小枝的娘。一通电话打过,急匆匆来了两个人,一个是拉着大脸的李黑脸,一个是踩着高跟鞋的高小枝。

小枝说,娘啊,放着大路你不走,非走这庄稼地。娘说,你跟个催命鬼似的,说饺子下锅里了,我寻思抄近路吧,谁知道现在种地跟吃地似的,把路都吃没了。黑脸埋怨李根,开着车还往地里钻,找不自在。

李根说,我记得小时候这条路宽着呢。秋季庄稼又高,走近才看到这十字路口,刹车来不及啊……

李根主动赔偿了小枝娘三千块钱。回到家中,李黑脸心疼得直吸溜:“三千块钱啊,相当一季麦子打了水漂。还有儿子车上的那个坑,不知道用多少粮食才能填平。”这时候,小孙子蹦蹦跳跳跑到爷爷跟前说:“爷爷,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,说是清朝时候,朝中大官张英的老家与吴家相邻,两家中间有个胡同。吴家建新房要占一尺,张家不同意,于是写信向张英求助。张英的回信是一首诗:‘千里家书只为墙,让他三尺又何妨。长城万里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’张家人看了信便主动让出三尺地。吴家被此举感动,也主动让出三尺,这就是著名的‘六尺巷’的故事。”

小孙子叭叭叭一说,真让黑脸羞愧难当。这时候,大街上忽然锣鼓喧天、人声鼎沸。一家人忙出去看热闹,见一条大红标语上写着:“启动路路通工程,为美丽乡村建设助力!”小枝的腰鼓队走在最前头,一对红衣绿裙的年轻女子扭着秧歌,敲着腰鼓。后面几名男子吹着唢呐、长笛,敲着大钹小钹“咚咚锵,咚咚锵”,大街顿时成了一条沸腾的小河。小枝眼尖,一眼瞅见门口站着李家三代,便迈着舞步从队伍里走过来,尖着嗓门喊:“黑脸叔,要修水泥路了,可硬得很嘞,你的犁铧可够不啦!”

李黑脸的黑脸泛了红,拍拍孙子的脑瓜说:“让路,让路,让咱那条路更宽更敞亮!”

(作者系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自由撰稿人)



瑞雪兆丰年

□田文宪

是不是父亲,在天堂里转着风车
播放着雪花和寒风
他衣衫单薄,却热血沸腾
他并不关心雪花漫天飞
只关心车斗里的丰年,还剩几许
他不关心雪花,雪花才出落得
这么完好,均匀,没有补丁
村庄才穿上了崭新的
肥美的白衬衣

(作者系广东省东莞市某石材公司职员)

脚印

□黄永国

一行脚印,将大地分割
弯弯曲曲直至远方
白花满枝的树木在左,右边
田野盖着厚软雪毯,我迫切地想
踏着这行脚印去找寻
它通往何处,为何
只有去途却缺少归痕
目及处远山苍茫,凛冽的风
将山间的雪刮成浓雾,弥漫
阻挡探寻足迹尽头的眼眸,坚持着
如发现新奇事物的孩童般
循着足迹前行
踏进雾气蒙蒙,绕过山峦河流
一笔一画,勾勒出于冬的墨色
不远处,呈现一座光门
其内五彩斑斓、欢声笑语
那里,通向春天

(作者系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政协工作人员)



点 评

在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中,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开始涌现,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,以本期的“微光”为例,既有政府工作人员、驻村干部,也有普通公司职员、自由撰稿人,甚或退休按摩医生。不管从事什么职业,他们对写作的热爱却是一样的——都有一颗诚挚之心。

这种诚挚源于自然,也十分自然。十分巧合的是,这期的两首诗歌都和“自然”有关,且写的都是冬天。黄永国的《脚印》,通过冬天里的一行脚印,写出了对于远方和春天的向往,而田文宪的《瑞雪兆丰年》,则是通过对父亲的回忆,写出了冬日的另一种明亮。诗中那句,“他并不关心雪花满天飞,/只关心车斗里的丰年,还剩几许”,让我不经意间想到了海子,“从明天起,关心粮食和蔬菜/我有一所房子,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。两位作者都试图用最简朴的意象,来表现人生的丰富,来呈现生活的诗意。

这种诚挚还源于一种“自然”的表达。童中平的散文《按摩》写的是自己的故事,但作者不是写人生的艰难,而是写自己对生活、对写作的信心和坚持。张玲的散文《红梅杏树下的收获》写的则是自己的亲身经历,她为村民所做的点滴,得到的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回报,就像作者说的,“乡村的故事从不发表在表里,而在这带着泥土的手掌心”。同样的,小雨的小小说《地邻》则是从两家的“争斗”故事中,“自然”地写出了农民身上的那种局限和良善,没有矫饰,更没有遮蔽和夸大。叶圣陶先生说,写作必须我手写我口,我手写我心。正是源于这样一种“自然”,我们才能从这些作品中感受到写作者的诚挚之心,而在这真诚的情感表达中,才自然地生发出一种不可回避的朴素的诗情。

(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创作研究室副主任)

□韩松刚

诚挚之心和朴素的诗情

我和村民的熟络,是从红梅杏树下开始的。驻村时正值红梅杏成熟,我在走村串户时发现,几乎每户门口都有几棵杏树,有的农户甚至有整片杏林。可这色泽鲜亮、味道清甜的果子,却大多被果商低价收走,村民辛苦一年,没能尝到应有的甜头。

我走近一户人家,大胆问他们为何不自己找销路。“没人脉啊。”他们的话戳中了我的心。我随手拍了段红梅杏的视频发朋友圈,没想到引来不少关注。村民很快都知道,新来的第一书记在帮着卖杏。我家索性揽下这事,帮着联系买家,摘杏、打包、送邮寄点,大热天里开着车来回跑。村干部都回家了,村子里静悄悄的,我倒不觉得累,看着村民拿到钱时眼里的光,心里比吃了杏还甜。

十多天的帮销时光里,我每次入户或在田间碰到村民,他们总会笑着喊“张书记来啦”。我拿着笔记本问收成、记难处,得到的多是“挺好”“没啥事”的回答,偶尔有人提一句“能不能给我家办个低保”。我知道这样下去不行,直到一个周末,看见一群人蹲在居民点的红梅杏树下谈笑,我赶紧挤了进去。他们居然都认识我,有人说:“张书记,我家还有点杏没卖完。”



红梅杏树下的收获(散文)

□张 玲

那时红梅杏已到泛滥期,市场上随处可见,选择太多了。但我还是接了下来,先给农户付了钱,几筐杏塞进车子后备箱时,心里想着:“卖不出去就自己吃,送亲戚朋友。”可朋友圈刚发出去,咨询的消息就涌了进来,最后竟供不应求。

在赵大叔的杏树下,他用布满老茧的手递来两个杏子,我笑着说最近吃够了,他却趁我不注意爬上树杈,摘了颗油桃大小的“杏王”塞给我:“尝尝,这棵树上最甜的,甜到心尖子!”那股清甜在舌尖散开时,我忽然懂了:乡村的故事从不在于表里,而在于这带着泥土的手掌心。

于是我开始学着“慢下来”。清晨去村集体的辣椒地听鸟鸣,和除草的妇人们拉家常;午后坐在张奶奶家屋檐下,听她讲种地的老光景,阳光透过核桃树、苹果树洒在她银白的头发上,时光仿佛也慢了下来;傍晚在村头柏油路上散步,看碧绿的柳枝在风中轻扬,听玉米叶沙沙作响,像时光在轻轻唱歌。看着大片玉米一天天抽穗、露出棕色的“头发了”,我知道自己的心正在沉淀,也更笃定:汗水从不会白流。

(作者系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)